

猶太家族來港 建立商業王國

FUN享歷史

逢星期五見報

談起香港的猶太人，大家腦海裏自然浮出一位赫赫有名的光頭老外，被人譽為「蘭桂坊之父」的盛智文。在他擔任海洋公園董事局主席時，經常在媒體前扮鬼扮馬，充分展示其鮮明幽默的形象，在香港人心中佔有一定的地位。最令人茶餘飯後談論的事，就是他經營有道，令海洋公園當年的年收入超越另一個著名的主題公園。

另一位猶太人經營的生意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若沒有了它，我們會在夏日炎炎中汗流浹背，在寒風凜冽的冬天瑟縮一角，晚上在家會漆黑一片不見光明，他就是中華電力公司的大股東、嘉道理家族掌舵人米高嘉道理，除了中電以外，著名五星級酒店半島酒店，以及超過百年歷史的山頂纜車，都是他們的產業之一。

嘉道理家族在香港安居立業逾數百年，

毫無疑問蘊藏更引人入勝的精彩故事。一位曾擔任美國重要媒體要職的記者、普立茲獎得主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曾經洋洋灑灑地寫了一本嘉道理家族及沙宣家族的發跡歷史，名為《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故事盪氣迴腸、曲折離奇，述說兩個家族由印度遠渡香港乃至上海，開疆拓土建立一個商業的帝國，掌控兩個國際大都會的經濟命脈。由於他們沒有政治上的信仰，發揮了商人敏銳的金錢嗅覺，左右逢源，除積極地打入當時英國的上流社會，還在近代中國政治人物之間穿梭，曾經叱咤風雲一時，最終在香港落地生根。

猶太人大致可區分為賽法迪與阿什肯納茲兩大族群，而第一波遷居香港的猶太社群大多屬於前者，原先生活在西亞，如伊拉克、伊朗等地。他們瞄準當時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發展商貿的潛力，攜帶資金來港建立商業王國，上文提及的嘉道理家族等便是此類。第二波移居香港的猶太人則屬

於後者，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因歐洲的政治運動，而由原居地（歐洲及俄羅斯）到香港避難。

當時，兩組社群在香港社經地位懸殊，賽法迪族群早已於香港建基立業，經濟生活較為優渥。作為來自外地的非英國人，他們大多投入本地歐洲人的社交生活，並且在政治上積極操作，與港英政府打交道，如沙宣、庇理羅士等更獲委任為立法局議員。

同時，他們樂意作出慈善捐獻及參與社會服務，獲授爵士甚至是勳爵銜者比比皆是。相反，阿什肯納茲族群的社經地位則稍遜一籌。

時至今天，十九世紀來港發展的猶太家族幾乎蕩然無存，只有嘉道理家族仍以香港為家，為人所津津樂道。尤其是他們熱心公益，造福社會。

首先，在教育方面來說。嘉道理家族曾在沙宣家族的印度孟買公司任職，與印度關係殊深。早年香港印裔社群缺乏為學童而設的學校，艾理士嘉道理於是資助一所



◆ 賀理士嘉道理扶助香港農業，成立了一個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圖為賀理士嘉道理於大埔送贈糖果給小孩。資料圖片

新的政府學校，也就是現在的官立嘉道理爵士學校。該校的特點是首間教授北印度語及烏爾都語的，迄今仍服務印度裔、尼泊爾裔、巴基斯坦裔等在港學童。

其次，在農業方面，嘉道理家族兩兄弟賀理士嘉道理和羅蘭士嘉道理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扶助香港農業，成立了一個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旨在提供培訓、農資和免息貸款予有需要的農民，並且設立推廣農場（嘉道理農場前身），推廣改良的耕種和畜牧方法。儘管香港農業日漸式微，嘉道理農場已轉型關注環保議題，嘉道理家族在過去歲月中對推廣香港農業貢獻良多。

◆ 李鈞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現職為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作品見佛門網，近作〈戰後香港佛教興辦教育(1945–1960年)〉刊載《新亞論叢》第21期。）

曹家天下歸司馬 全因宗室無人才

歷史今昔

逢星期五見報

寫了三期的曹家恩仇錄，還沒完結，今期寫的是曹爽。曹爽，字昭伯，嚴格來說跟曹操一系未必有親戚關係，因為史書在這方面的記載不一，有些說其父親曹真是曹操的族子，有些則說曹真的父親本來姓索。不管怎樣，曹操舉兵起義時，曹真的父親為幫助曹操而死，所以曹操就收養了曹真，從此加入曹氏一族。

曹爽最為有名的，就是在高平陵之變，全家被司馬懿殺得乾乾淨淨。有人認為重用司馬懿是魏明帝曹叡的過錯，導致曹家天下被司馬家篡奪，但這其實是錯誤的，我們先來考證一下。

文帝留重臣 元老侍三朝

在《三國志》中，司馬懿真正飛黃騰達，其實是自曹丕年代開始。當曹丕死時，召集了四位大臣託孤，其中就有曹真和曹休兩位曹魏宗室，另一位是陳群，也就是九品中正制的訂立人，最後一位就是司馬懿。這四位都是自曹操時代已經加入曹魏陣營，到曹叡時已經是三朝元老，所以說，不是曹叡開始重用司馬懿，而是他老爸曹丕留給他的。

魏明帝曹叡統治12年後，曹魏又一次任用託孤重臣，因為明帝36歲就死了，兒子曹芳年紀尚幼。曹叡與父親曹丕的選擇非常相似，應該說整個中國歷史中，皇帝對於託孤重臣的選擇條件都是差不多，一方面是手握大權的親信，另一方面則從自己家族中選出，這樣才可以起到互相制衡的作用，當皇族代表想要換皇帝時，必定遭到朝廷重臣反對，而朝

◆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秋冬踏單車 風中更覺冷

氣象萬千

逢星期五見報

大家在踏單車的時候要注意風勢，如果風由車尾吹來，就是順風，那車手就可以省卻不少氣力，但在下斜坡時就要小心控制速度，要慢駛，畢竟道路安全才是最重要。若遇上逆風，車手可以稍為向前彎身，減少身體向風的面積，風阻減低就可以省力。

車手在參加比賽時，無時無刻都會留意風這個元素，包括在比賽前查看各區風向和風速資料，如果去到某一路段的風特別大，又是逆風，車手就會保留實力，待順風時候才加速，那就有更大機會勝出比賽。

不知道各位在看比賽時有否留意，車手及隊友有時會成一直線，輪流帶頭。其實這是前方的車手為後方的隊友擋風，讓他們省一點力，這種情況又叫「食氣流」。

在秋冬時期若果踏長途單車，更要注意保暖，即便在戶外風勢輕微，當踏得比較快，也會好像在大



◆ 如果遇上逆風，車手會向前彎身，減少身體向風的面積，這樣就可以省點力。影片截圖

風之中，會覺得頗冷。如果大風又穿得單薄，身體的热量更會很容易被帶走，感覺的溫度會較實際的氣溫低。所以如果在一些較涼又大風的日子，踏單車就要注意保暖了。

除了剛才提及的風向和風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留意天文台的天氣預測，包括溫度變化，還有天文台提供的實時天氣狀況，哪裏會下雨，以及身處位置附近會否有雷暴。



◆ 隋煬帝的施政，本意其實不壞。圖為隋煬帝蕭后冠的仿製品。資料圖片

建東都三征高麗 豈是「暴戾」能解釋

歷史有點謎

隔星期五見報

在中學中史的學習過程之中，一說起「暴君」，學生必然想起秦始皇和隋煬帝。無他，秦朝和隋朝均是短命皇朝，朝代衰亡，君主責無旁貸。可是，只要認真考究，隋煬帝可能未必如你想像得那麼差，今天要為隋煬帝翻翻案，我們就拿建立東都洛陽和三征高麗兩件史事來討論。

教科書經常批評隋煬帝建立東都洛陽是消耗國庫和勞民傷財的表現，這個說法其實有點武斷。公元581年，楊堅廢周立隋，統一北方，是為隋文帝，兩年之後，楊堅南下滅陳，統一整個中國。隨之，隋文帝派人鎮守江南，誰？楊廣，亦即後來的隋煬帝。這一年，楊廣只有19歲。

楊廣鎮守江南一段很長的時間，其間江南社會穩定，經濟亦相當繁榮。事業的成功伴隨着野心的滋長，楊廣最終成功取代長子楊勇，成為太子。公元604年，年僅36歲的楊廣成為隋朝第二任皇帝——隋煬帝。楊廣從19歲到36歲這段壯年的事業成就，幾乎都生活在江南地區，自然對江南有一份情意結，但他又是一個北方人，對於如何糅合自己出身地（北方）和成長地（南方），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看法。

他想建立一個介乎南北兩方的中心點，既要符合交通和經貿條件，也要易於管治南北的舊都城，所以最終選擇了東都洛陽。從此以後，洛陽成為中國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也是南北物資交流的樞紐，

之後的唐朝也一度以洛陽為首都。所以，建立東都洛陽並非簡單以一句勞民傷財就可以評價的。

教科書另一個經常批評的史事是隋煬帝過於暴戾，三征高麗，導致生靈塗炭，令隋朝步入滅亡。這點說法頗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些討論點，隋煬帝是不是因為「暴戾」而攻打高麗？為什麼要三征？

古代帝王有個不成文的共識，「朝野皆以遼東為意」，因為遼東是漢朝的屬地，是中國統一的一部分，遼東沒有統一，中國就不算是統一。當時遼東被高麗所侵，自隋文帝開始，隋煬帝、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每個皇帝都有打遼東，這些皇帝裏面不乏千古明君，所以征討高麗並非隋煬帝「暴戾」，而是諸多君王都希望能完成的統一大業。

那為什麼要打三次？第一次，隋軍忽略地理形勢，慘敗而回；第二次，高麗準備投降之際，隋朝內部發生內亂，隋煬帝撤軍；第三次，高麗稱臣求和。不是不想一次搞定，而是打了三次才打贏，這才是三征高麗的真實面貌。

從以上兩件史事我們可知，隋煬帝並非執行暴政，而是執行了急政。事實上，建造都城和征服外夷，結果若是成功和理想的話，後世對他的觀點可能會改變。作為後世閱讀歷史，不應該以一種「事後孔明」的態度來看待歷史，而應考慮當時的背景，才能作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評價。隋朝繼魏晉南北朝而來，百姓最需要的未必是豐功偉績，而是與民休息，隋煬帝那份年輕而躁動的心，未必看透此點。

◆ 張奔勝（中學中國歷史科主任，喜歡思考和推敲歷史細節，尤喜歡講及教科書沒有提及的內容和細節，引導思考。）

水墨大展

星期五見報

作者：張藝

畫作：心情日記

簡介：《心情日記》——在某個秋天寂靜的校園中，那個純潔青春的女孩出現在畫家的記憶中。風兒輕輕吹動妳的長髮，陽光溫柔地灑滿大地，妳那清澈明亮的雙眸溢滿幸福。雖然妳已經離我遠去，可今天讀妳仍然讓我激動不已。妳是個奇跡。妳擁有不言敗的信念，歷經命運的坎坷、困惑和失落，仍勇敢地伸出雙臂，擁抱燦爛的陽光，直到夢想實現的那一天。畫者用生命注視着妳，繪出妳純潔夢幻的人生，幻想妳有一雙隱形的翅膀，在藍天下高高翱翔，飛向夢開始的地方。



◆ 資料提供：



HONG KONG OBSERVATORY